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一

宋 衛湜 撰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鄭氏曰此葢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

孔氏曰自此至地者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及祭天地山川之事礿薄也春物未成其

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新穀熟而嘗之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又烝進也進品物也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為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註云禘宜為禴從此為正祭義曰春禘鄭註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已見郊特牲註故略之也鄭知周春曰祠夏曰礿者案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知以禘為殷祭者公羊傳

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是禘為殷祭殷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是文王天保之詩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礿而詩先礿後祠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句也于公諸盩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長樂陳氏曰礿禘以飲為主所以順乎陽烝嘗以食為主所以順乎陰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此殷祭也殷以長發為大禘言大以見小則夏禘小禘也郊特牲

祭義言春禘益夏禮也

馬氏曰此宗廟四時之常祭也礿以飲為主而養死者之陽氣故春則謂之礿而禘必於仲夏而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所以審諦昭穆也故夏則謂之禘嘗以食為主而養死者之陰氣故秋則謂之嘗烝衆也萬物盛多可以備禮故謂之烝此虞夏之制也而周則變礿而為祠變禘而為禴而禘則謂之大祭故周官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而詩序亦曰雝禘大

祖也

山陰陸氏曰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正也春夏以飲為主審諦之時也春可以謂之礿亦可以謂之禘夏可以謂之禘亦可以謂之礿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王制曰春礿夏禘是也礿品物少文詞多春之事而已故夏未有言礿者凡此三代共之先儒謂周曰祠誤矣且方言祭又不備舉祠不足言也故禮言春礿夏禘禘言道嘗言物故禮言春禘秋嘗詩曰禴祠烝嘗

稱祠者四時之祭備舉不嫌也大司馬言享礿不言祠言享烝不言嘗亦以其盛者言之

虞氏曰周禮大宗伯之職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司尊彝亦言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此四時之祭名也考之王制則曰春曰礿夏曰禘祭統亦曰春祭曰礿夏祭曰禘又與周禮所言春夏之制相反矣考之郊特牲則曰春禘而秋嘗祭義亦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又與

王制祭統所言春夏之祭相反矣鄭康成之說以春禴夏禘為夏殷之祭周則改之亦無明文可據葢康成以意揣之也至於郊特牲言春禘鄭氏釋之曰禘當為禴字之誤也意謂王制祭統既言春禴則此不當言春禘故以為禴字之誤然則祭義又言春禘豈有二篇之文皆誤哉此不通之論也竊嘗以意求之周官所言春祠夏禴此周禮也王制祭統所言春禴夏禘此殷之禮也郊特牲祭義所言春禘此夏之禮

也何以知之記曰殷人尚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又曰樂陽氣也又曰殷人先求諸陽則殷祭皆用樂矣郊特牲所言春禘而秋嘗而先之以享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則為夏禮非殷禮也春禘既為夏禮則春礿自得為殷禮矣

江陵項氏曰一歲四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所以待未毀廟之主凡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用之獨無田者謂之薦耳三歲一祭曰祫所以待既毀廟

之主自天子至於大夫用之以其有大祖之廟可以藏毀廟之主也五歲一祭曰禘所以報其繼天受形之祖則惟天子獨得用之葢自其祖而上之至於天地之初賦形之始繼天而生者禮至於此不可復加非有天下者其孰得而行之哉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鄭氏曰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視三公視諸侯視其牲器之數也諸侯祭名山大川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

孔氏曰案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無戶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是司命中霤門行厲也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鄭註

無地祭三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案上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戶竈中霤門行以為殷禮此大夫五祀為有地大夫五祀之神又别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差等故以月令五祀當之總為殷禮此文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别為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也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

小者視子男鄭註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也案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享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享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享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簋皆十有二又侯伯無别三公與子男同今王制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則伯與侯别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強解此王制所陳多是夏殷之制夏傳所説亦非周代之

禮則鄭所註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以夏傳言之則侯是侯爵者非五等諸侯也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曰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禮器云齊人有事泰山又云晉人有事於河是也

秦溪楊氏曰舜望秩于山川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特言其禮有隆殺重輕耳註疏拘於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失於太泥遂至

于不可強解不必然也

馬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所以報本反始抑以防僭亂之階也葢天地者有域之最大者也而天子者域中之所尊也故祭天地社稷者土穀之神也而諸侯者為天子守土也故祭社稷大夫則有家故祭五祀葢在上者可以兼下故天子祭天地社稷五祀在下者不可以兼上故諸侯祭社稷而不得祭天地大夫祭五祀而不得祭社稷荀子曰

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夫是也古之為祀典有功于民則祀之而名山大川者有功于民而民之取材用也葢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衆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君一國而其所報者寡故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延平周氏曰祭社稷者不得祭天地祭五祀者不得祭社稷故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天子百神之主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境内之主唯

名山大川之在境内者則祭之

講義曰天子祭天地謂祭天神于南郊祭地祇于北郊也諸侯祭社稷謂社為五土之神稷為五穀之神也大夫祭五祀謂祭司命中霤門行厲也經言五祀多矣月令則戶竈中霤門行也祭法則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也曲禮兼言天子諸侯大夫之祭五祀故釋者與月令同此言大夫祭五祀以别于天子諸侯故釋者與祭法同

山陰陸氏曰三公坐而論道諸侯朝宗者也

廣漢張氏曰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内山川山川所以為神靈者以其氣之所感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為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祝之實而交乎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久矣夫山峙川流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無其理而強為之雖百拜而祈備物

以享其有時而應亦偶然而已

新安朱氏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个神明是甚麽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語錄　又曰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至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僥求非望無所

不至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鄭氏曰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絶無後為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為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黄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内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絶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之祭法夏后氏禘黄帝而

郊鯀禮運杞之郊也禹也殷滅夏必不郊鯀必應封夏後但不知名杞與否至周封夏後于杞不廢殷時夏後巳郊禹也晉侯夢黄熊事見昭七年左傳晉侯有疾夢黄熊入于寢門韓宣子問子產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黄熊以入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或者未之祀也據傳意謂晉為盟主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鄭引之者以證晉居夏之舊地鯀無主後故晉祀

之
石林葉氏曰亡國絶世而無主後者雖已廢而不可舉然先王興滅繼絶而因國亦祭者所以見其仁也
廬陵胡氏曰因國謂所都所封之内因古先聖哲所居之地若晏子云爽鳩氏始居此地而後季葥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之因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鄭氏曰禘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于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故四時礿禘嘗烝必廢一祭礿禘互明禘礿文也禘一禘一祫下天子也祫歲不禘

孔氏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天子之祭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為祫祭唯犆為時祭之礿故云犆礿夏秋冬之時先為祫祭後為時祭故云祫禘祫嘗祫烝也鄭註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者以經曰祫禘祫嘗祫烝天子位尊故先為大禮也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者以下云嘗祫烝祫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殷以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祫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

王通義則虞夏殷周皆同三年一祫也皇氏以為虞夏祫祭每年皆為又云三時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為之不三時俱祫今鄭註云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不殷祭又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為大祭祫于秋于夏于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説非也鄭註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通僖公死

之年為三年也註謂明年春禘于羣廟者案僖公八年禘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有事禘也皆八年禘者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祫故云明年春禘于羣廟案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禘皆各就廟為之故云羣廟註謂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自爾謂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内再為殷祭故鄭禘祫志云閔公之

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二年為祫三年為禘皆祫在禘前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毁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故為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據逸禮以禘為大祫為小鄭不用逸禮又曽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虗主虗主者唯天子崩與祫祭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為大也若左氏及杜氏則皆以禘為三

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註謂虞夏之制者雜明諸代不專殷也又春礿註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俱名礿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皆闕一時之祭此從南方始南方諸侯春礿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礿則不禘西方諸侯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也北方諸侯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東方諸侯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礿各廢一時耳餘

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礿得祭者為始故也礿犆者諸侯降于天子故礿在犆上也欲見先時祭故礿在犆上禘一犆一祫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為禘祭唯犆一祫而巳闕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一前與礿在犆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嘗祫烝祫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為大祭之祫也

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此文皆漢諸儒約春秋為之

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鄭玄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為礿祭義與郊特牲同遂不註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諸侯礿則不禘以下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嘗烝三祭謂魯惟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

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又以諸經書之文證之並無說禘為殷祭處則禘不為殷祭明矣殷重大之義也

延平周氏曰天子犆礿諸侯礿犆而春祭皆無祫何也礿以飲為主祫以食為主故天子諸侯春祭皆無祫天子祫禘是有祫有禘也諸侯禘一犆則不祫一祫則不禘何也方夏之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各正

其位故諸侯夏祭則殺于天子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則是先大祭諸侯嘗祫烝祫則是先時祭何也先大祭而後時祭者序之常先時祭而後大祭者乃其別也雖然或疏或數或前或後皆得與時變易要在斟酌當時之宜而為之節而已此諸侯隨時而朝或有所闕也

横渠張氏曰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

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殷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耳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又曰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耳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殷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殷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祫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

為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礿以物薄而犆嘗從舊諸侯礿犆如天子禘一犆一祫言于夏禘之時止為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于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又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知天子廟春犆礿于太祖夏禘秋嘗冬烝並祫祭于太祖之廟至來歲犆礿于昭廟禘嘗烝亦祫于太祖之廟又來歲犆礿于穆廟禘嘗烝亦祫于太

祖之廟一年每廟一禘三祫也廟雖多推是而徧如是則禘祭者歲獲四祭餘皆三祫祭也故古有三時之説若此天子乃可以親祭舊説一日徧祭七廟勢不可及雖于書有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似一日而祭二廟然恐二王在一廟而祭之牲則各異也祫者合羣廟之主禘者推及逺亦合羣主欲知禘之説當如趙伯淳斷然立義禘也祫也郊也必歲有之豈容有三年五年之説嘗禘祫則天子必親行祭事何

故羣廟之主皆在太祖之廟故禮可得而周徧也若時祭則逐廟行禮勢必十數日仍不得各為齋戒以是容有司行事乃可以同日而事畢諸侯亦如天子礿犆但于禘歲一犆歳一祫是於禘二年中一年犆一年祫也如嘗祫烝祫並如天子唯禘有疏數以是為殺也假使諸侯有五廟當礿犆于大祖禘犆于昭則是二廟各獨享一祭并嘗祫烝祫歲各一祭而已至來歳礿犆于昭禘祫于祖并嘗烝皆祫則昭廟歳

得四祭其餘雖大祖皆三也禘王者之大祭諸侯不禘本祖之義也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此或是朝覲闕一時祭或傳者因見諸侯不禘遂推類言之大夫士雖廟數不同理必皆祫亦至于高祖以人事覩之安得不祭唯祫請于君有大事省于君是也　又曰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犆一祫之説犆則祭一祫則偏祭如春祭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曽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

又袷

河南程氏曰諸侯亦祭袷只是礿禴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于四祭之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祭諸廟也

秦溪楊氏曰程子之言正解釋天子犆礿袷禘袷嘗袷烝之義其曰袷合祭也只是禴祠嘗烝之為廟禮煩故每年于四季之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祭諸廟此說推明時祭之本意最為明白張子謂禮

有一犆一祫之說正解釋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一章但本文言礿嘗烝三祭皆祫惟禘一犆一祫禮文殘闕指不分明故張子不從其言又别為之説曰春祀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曽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雖一犆一祫之説若可通但言犆只祭一廟而遺其餘廟恐於人情亦有所不安不若前程子之言簡而意備也又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周時祭名詩所謂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此

云礿禘嘗烝乃記禮者之誤也　又曰祫祭有二曾子問曰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此大祫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祫祭惟有此二條此外無餘禮漢儒之論又混禘祫而并言之何其紛紛多端邪本朝禘祫用鄭康成之說則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慶歷中用徐邈之說則每三

十月而一禘後又以二祭各不相因故熙寧八年既
禘又祫竟無一定之論推原其所以然皆由混禘于
祫而皆以為合食于大祖也是則禘祫無辨矣而又
欲勉強穿鑿分别其所以不同此所以紛紛多端而
莫之一也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
而惟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祫異不容混矣知大祫兼
羣廟之主則自大祖而下毁廟未毁廟之主皆合食
于大祖矣又何壇墠與郊宗石室之分如馬融之論

乎又何大王王季合食于后稷文武以下分昭穆各祭于文武二祧之分如鄭玄之論乎祫烝則功臣皆祭即司勲所謂祭于大烝是也誰謂祫祭功臣不與享如何休之論乎知禘祫之不同則鄭康成徐邈之說皆非矣其閒相因不相因之說皆無謂矣又何同異得失之足論乎

長樂陳氏曰祭祀之禮有大有小有備有闕天子備而不闕然有所謂闕者大故之時而已諸侯闕而不

備然有所謂備者有不朝之歲而已周秋冬之祭與異代同而春夏之祭與異代不同禘祫與異代同而祫之時與異代不同葢周之春夏謂之祠禴而異代之春夏謂之礿禘周之祫常在十月而異代之祫未必十月天子犆礿諸侯礿犆以其不合于物薄之時尊卑同也天子祫禘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以其合于時之前後而尊卑異也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者葢禘則辨昭穆辨昭穆禮也嘗烝則嘗進品

物而已嘗進品物仁也禮所以辨異故天子于祫之歲祫而後禘諸侯于祫之歲則祫而已仁所以統同故天子祫而皆嘗烝諸侯嘗烝而祫又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于煩數以仁處禮則祭不至于疏怠悽愴發于霜露之既降怵惕生于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殷禮春曰礿夏曰禘而五年之禘不稱大禘詩頌雝禘大祖是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眂祭之日禮交動

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訖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禘祭夏秋冬則合享禘祭各于其廟合享同于大廟王制曰天子禘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禘禘一禘一祫是天子春禘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禘而冬皆祫其異于天子者禘一禘一

祫而已禘一犆一祫而嘗烝皆祫是始年再祫次年三祫也天子言犆礿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言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鄭氏孔氏之説皆無所據楚茨之詩始言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筮止丁亥之一日而言薦歲事于皇祖禮記言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則會羣神于烝嘗而具醉者祫也合三廟于一日而薦于皇祖者亦祫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祫也有三年之

祫有時祭之祫時祭之祫小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為小祫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明春祀為小禮矣葢小祫止于未毁廟之主大祫則及于毁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祫于大廟祝迎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諸侯迎主止于四廟非小祫而何

嚴陵方氏曰犆礿礿犆者以其無祫以配故謂之犆

也祫者三年之閒祀禴禘嘗烝者四時之常祀閒祀之禮為大常祀之禮為小天子諸侯當祫之歲而犆禴不祫者以品物之少不足以備大禮故也天子先閒祀而後常祀故曰犆禴下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先常祀而後閒祀故曰禴犆下言嘗祫烝祫葢尊者先大卑者先小故也諸侯殺禮不犆祫一犆一祫而已至于四方各朝于一時而四時常祀又不能無闕魯東方之諸侯也明堂位獨不言春祭者以此

馬氏曰祫者合也以人生前有會遇之歡而死則不可無會遇之禮故合羣廟之主祭于大廟天子三時祭皆有祫此虞殷之制也至于周則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一祫則在于五年之間禘祫之制說者辨其大小先後不同有以為禘大于祫有以為祫大于禘葢古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祫則先禘則知祫有大于禘也故周官以肆灌獻享先王此祫也以饋食享先公此禘也以肆灌獻享先王則以飲為主以饋食

享先公則以食爲主

山陰陸氏曰據此時祭唯礿爲禘各于其廟祀之若夏禘秋嘗冬烝三昭三穆皆升合食于祖廟所謂三年一祫與此異彼祫之大者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言大以有小故也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著猶别也以有此經祫嘗之嫌故也左傳曰特祭于主烝嘗禘于廟特所謂禘礿也諸侯闕

一時祭下天子也毛詩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據此諸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去時祭天子言犆礿言祫嘗祫烝諸侯言礿犆言嘗祫烝祫互文也相互而天子言祫犆在上亦言之法諸侯于禘一年犆一年祫下天子也凡有所合皆祫也士虞禮曰哀薦祫事何必三年然後為祫

李氏曰禘者諦定昭穆尊卑也祫合聚飲食也蓋祫之道在親親禘之道在尊尊尊尊故分而祀之親親

故合而祀之夏道忠故大祭有祫而無禘殷人質故大祭有禘而無祫周則五年而兼用之

石林葉氏曰古者祔主于廟則合羣主而祫祭所謂饋食之禮自祫之歲推而至三年率以為常所謂三年之祫天子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其物為備故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先君其物不備于天子故先時祭而後祫唯其物備而先祫故三時得以徧行止犆礿而已唯其物不備而後祫

故雖時祭禘亦必廢祭而止祫嘗祫烝而已此諸侯之制所以異于天子也

新安朱氏曰正義所解亦難曉礿祭以春物未成其禮稍輕須著逐廟各祭祫禘之類又却合為一處則殖反詳而祫反略矣又據正義禘禮是四處各序昭穆而大傳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人禘帝嚳配以后稷是也如此則說禘又不可通矣又云春秋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又

不知禘于大廟其禮如何大廟是周公之廟先儒有謂魯亦立文王廟左氏載鄭祖厲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于私家皆無理會處又諸侯礿則不禘一段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春秋朝會無節豈止一歲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

三山林氏曰事有出于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良可嘆也夫禘祫之說諸儒聚訟久

矣論年之先後則鄭康成髙堂隆謂先三而後二徐邈謂先二而後三辨祭之小大則鄭康成謂祫大于禘王肅謂禘大于祫賈逵劉歆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弗辨其可深責者始為私見陋説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説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明年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絶久矣鄭氏何

據而云為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大事祫也推此是喪畢祫于大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又可知葢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僖宣二年既有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為五年禘故禘于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固妄

為此說後學又不察故為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祭何反以為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

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者果禮邪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也魯之設祭何常之有聖人于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禘不書又何準也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于

大廟則是常制也而以為禘何邪誠為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宣無禘文而妄據之傅會可見也不然魯之僖公始書三望豈他公皆可望乎至成公而後書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為一嘗又可以為法乎取亂世之典以為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諸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

益可悲也夫其論禘祫之制既繆至其言祭之時亦非矣春秋書大事于秋八月而彼以為冬書閔公之禘于夏四月書僖公之禘于秋七月而彼一以為夏既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時是自戾也雖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孟氏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矧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理乃妄說以惑世況又效其尤邪求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畢矣

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荅以不知譏魯僖僭也春秋之法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否書郊書望書禘則所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于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以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義故推始祖所自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此天子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若祫則毁廟未毁廟之主皆合食于大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名則

禘尊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制加天子之制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耳至于年數之久遠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得據漢儒臆論也之奇

新安王氏曰大禘大祭也祫三年一祭其禮次于大禘礿禘嘗烝時祭也王制所記蓋年遇三年當祫之時春則為礿一祭而已不行祫祭故曰犆礿夏祭則先祫而後禘秋祭則先祫而後嘗冬祭則先祫而後

烝故曰祫禘祫嘗祫烝言祫與禘並行于夏祫與嘗並行于秋祫與烝並行于冬非若春之犆礿也鄭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大廟明年春禘于羣廟是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魯之失禮春秋所譏不可為證也五年再殷祭之說自漢至今學者從之未有與鄭氏辨者三年喪畢祫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亦未有言其非者嘗試論之周之禘大祭也記曰禮不王不禘嗣君即位新主入廟方其禘禮故大傳謂之

不王不禘周語謂之終王於是合羣廟之主與毁廟之主與新主共為一祭以審諦昭穆祖之所自出者正東鄉之坐大祖配之自大祖而下昭皆南鄉穆皆北向既祭七世之祖其主藏于夾室新主入于禰宫昭穆以次遞遷故謂之禘無五年再禘之禮也祫祭行于三年毁廟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比年行之則為數數則煩數年不行則為踈踈則怠故以三年一祫為節周人喪祭之後有卒哭之祭以其主

祔於祖父而曰哀薦祫事言初合食于祖廟也與三年之祫名同禮異三年喪畢而行吉祭後有大禘之禮大禘之後四時有祭而三年一祫不復再禘此不王不禘之說也然則先禘後祫其理曉然故禘以審昭穆為名祫以合食為名既禘則昭穆以定而不遷何再禘之有升祔之祫即非三年合食之祫乃曰先祫後禘又失之矣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鄭氏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孔氏曰自此至踰廟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鄭註云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

天子祭廟又有薦新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故知既祭又薦新也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譏其不用六月也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月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仲月故月令孟夏薦

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儀禮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也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鄭言大夫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然天子諸侯不皆用羔亦用餘牲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麻鄭又引禮器及豳風證薦用羔之義註云庶人取與物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榖兩物俱有故云相宜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非謂氣味相宜也

賈氏曰羊豕曰少牢三牲具為大牢但非一牲即得牢稱若一牲則不得牢名故郊特牲與特牲皆不言牢也儀禮疏

長樂劉氏曰聖人于天下昆蟲草木之微亦必有道以保其生成而遂其性命也故莫大于祭祀莫重于食享莫急于口腹也而事為之制禮為之防制所以節貴賤之欲防所以立上下之中欲節于上則處其下者莫敢縱情以踰矩中建于下則居其上者得以

盡性而興仁此三王所以獨步于後世也是故夏殷周之道天子宗廟社稷皆大牢諸侯宗廟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隨時所有其陸産不過韭麥黍稻其庶羞不過卵魚豚鴈此之謂王者之制所以節生民之欲而立中和之防也違之者有刑有耻風俗之所不容也故上不敢失其節以偪下下不敢踰其矩以僭上取之者有其時用之者有其度而昆蟲草木得以遂其性矣

長樂陳氏曰天子社稷福被于天下故用大牢諸侯社稷福止于一國故用少牢諸侯社稷少牢宗廟則大牢者宗廟以仁社稷以義仁則極其隆故與天子同義則有所辨故亞于天子卵魚豚鴈以時之所宜論之則春宜豚冬宜鮮此則秋以豚夏以魚以物之相宜論之則羊宜黍豕宜稷鴈宜麥魚宜苽此則黍以豚麥以魚何也蓋魚之于夏豚之于秋鴈之于冬尤多而易得者也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而已

月令季秋薦稻者稻常穫于十月而天子以前此者為貴故與庶人異　又禮書曰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略也鄭註釋王制謂大夫士祭以首時然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周禮王者享烝之畋皆在仲月是祭有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或于孟月或于仲季唯其時物而已是薦無常時也

嚴陵方氏曰牢者圈也以能有所畜故所畜之牲皆曰牢也大牢具牛羊豕馬以其大故曰大少牢則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大牢以祭之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此隆殺之别也薦以時物而已祭則備庶物焉備庶物則其禮為盛非有田者不足以供之也大夫士而有無田者謂諸侯之大夫士而已大夫無田且不祭而庶人得祭于寢者祭于寢其禮略而易備故

也且通而言之薦之于神亦可謂之祭也韭之性温則陽類也故以配卵卵隂物故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魚與豚魚與豚皆隂物也稻為西方之穀則隂類也故配以鴈鴈陽物故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隂植物之隂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勝隂隂不勝陽而已

延平周氏曰諸侯宗廟用大牢社稷用少牢何也諸侯有君道有臣道有君道故宗廟之祭與天子同用

大牢有臣道故社稷之祭少牢而已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言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

馬氏曰天子諸侯社稷之神則一而其禮有大牢少牢之異所以辨上下之等也楊子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以庸節節莫差於僭此天子與諸侯别一制度亦所以防僭亂之階祭禮詳薦新禮略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與此同也

山陰陸氏曰楚語曰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

以特牲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牲與此不同舉重者也六牲為會曰三舉也天子舉以大牢亦以會也諸侯舉以特牛亦以大牢卿祀以特牛亦以少牢今其言如此非故為戾也詞有差次古之人立言多此類如曰不然士食魚炙不應不食肉庶人食菜不應不食魚天子嘗黍在夏故庶人秋始薦黍天子嘗稻在秋故庶人冬始薦稻由是言之天子孟夏嘗麥庶人薦麥在仲夏矣天子仲春薦韭庶人薦韭在

季春矣

李氏曰康成謂祭以首時則周官司馬中夏享礿中冬享烝固非首時也謂薦以仲月則月令孟夏薦麥季秋薦稻固非仲月也為康成之說者謂宗廟與天地之祭不同則周官祭社祀祊與享礿享烝皆仲月也噫亦視時物之有無歟故左氏曰始殺而嘗則仲月也既蟄而烝則孟月也月令于孟秋薦黍季秋薦稻也凡食天産以作陽德地産以作隂德古者事死

如事生故有卵魚豚鴈之天産韭黍麥稻之地産食味之道也

廬陵胡氏曰天子至士皆祭以首時魯亦以孟月祭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大夫士既以首時祭故仲月薦然服虔昭元年傳君祭孟月臣仲月故司馬公祭儀亦用仲月從服氏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

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鄭氏曰握謂長不出膚故謂祭享羞不踰牲謂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也

孔氏曰鄭註無故故謂祭享者案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

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註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享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享食賔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賔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賔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享也祭以羊則不以牛為羞者案有司徹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酏食糝食內則云

犙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牢則犙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為羞也

長樂陳氏曰大禮必簡則小禮必煩簡則内心而貴誠故天地之牛角繭栗煩則外心而貴味故宗廟之牛角握賔客之牛角尺角繭栗非必繭栗也以其過于繭栗則非禮角握非必握也以其過于握則非禮至于角尺亦若是也國語曰禘郊之牛角繭栗禘之牛與郊同者彼以禘為五帝之祭故也周官小司徒

有飲食之禁令則諸侯無故不殺牛以至庶人無故不食珍者之禁令也聖人之道其極高極明者以之處已而不以處人其易守易行者以之處人而不以處已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其處已者也庶羞可以及牲而不踰牲燕衣可以及祭服而不踰祭服寢可以及廟而不踰廟此其處人者也葢人之所以侈心惑性者常在于服食居處之間禮之所防存心養性

之術也

延平周氏曰祭天地宗廟及賓客用牛不同以純而未散者為上

山陰陸氏曰言繭又言栗者言雖如栗亦可以著角握角尺容有過之者矣楚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

橫渠張氏曰不踰不豐于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牲體少而羞掩豆是之謂踰牲庶羞不踰牲謂多

少不謂用羊而不用牛也

石林葉氏曰庶羞常薦而踰牲嫌于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于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于享親故禮皆不與也

禮記集說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蔣寬

謄錄監生臣劉天綸

禮記集說卷三十二

宋　衛湜　撰

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鄭氏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于此不税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也廛市物邸舍税其舍不税其物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税

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麓山足也夫猶治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孔氏曰此一節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事並非周法故言古者其藉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兼虞夏殷言之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為公田藉者借八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私田

也引孟子者證三代稅法不同也案鄭註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註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知古者謂殷時者以春秋宣十五年云穀出不過藉此經亦云藉皆謂借民力也助官治田與殷七十而

助相當故謂殷時鄭知周之畿内用夏貢法者案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鄭註云廛里邑里居也廛民居之區域也宅田致仕之家所受田也士田自卿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

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又司馬云井十為通通為四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一成三百家者以此田上中下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自

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一成為三百家是一井九家為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不税夫者謂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即為井田税夫與畿外同知畿外用助法者案詩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税畝傳云穀出不過籍論語云盍徹乎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皆論公田之事故鄭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

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畿外諸侯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內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國亦異外內耳但郊內地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畿外制公田不稅夫也凡賦法無過什一但周之畿內有參差皆不同而言之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于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關譏而不

征者關境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林麓川澤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案僖十四年沙麓崩穀梁傳云林屬于山為麓麓山足也鄭註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此林麓川澤之異也以時入如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也夫圭田者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潔白也言

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寛厚重賢人故不税周則兼通士税之鄭引周禮士田載師文也

長樂陳氏曰公田藉而不税所以寛農市廛而不税所以寛商關譏而不征所以寛旅山澤以時入而不禁所以寛萬民周官載師士田之征十一則夫圭田無征者以治田之夫為言也治田之夫無征與司勲加田無國正諸子司馬弗正同意周官關市之法凡

非凶荒皆有征此則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者商賈惡其盛又惡其衰盛則去本者衆衰則貨不阜通故于其盛則抑之以征于其衰則寛之以無征凡因時以權之而以周官皆言征于掌交則曰九稅葢征者稅斂之總名也　又禮書曰鄭氏以周禮士田為圭田以圭田無征為殷制而註載師士田改士為仕其說無據孟子言九一而助繼之以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圭田祿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

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
然也古者自卿士達于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
已後世因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嚴陵方氏曰公田猶公桑也以有别于私故謂之公
市廛則賦其市地之廛不稅其交易之貨也關則察
其姦偽之情不征其出入之貨譏謂以言微切之經
所謂關執禁以譏是也大司徒荒政有云譏亦謂是
也林麓川澤之名見篇末解凡此皆百貨之所出也

故特禁其非時而入者然文王之治岐也澤梁則無禁者方紂在上害虐烝民姑以紓一時之急權一時之宜而已夫圭田無征者以其田必使餘夫治之故田謂之夫圭田即孟子所謂卿以下必有圭田是也圭以潔為義所以養其廉潔之行也公亦有田不謂之圭者公不嫌于不廉潔故也曰夫圭田無征則非特圭田之五十畝然也雖餘夫之二十五畝亦然以夫言之又有見乎圭田無征所以優賢能也餘夫之

田無征者所以優老弱而已亦與公田藉而不稅同義然周官士田亦有私則知此所言特主卿大夫耳抑又殷周之法異也或曰不征或曰無征何也圭田者則直無征也故言無關雖不征猶有譏焉故言不而已

山陰陸氏曰凡有所藉如借可也故藉之言借也孟子曰助者藉也蓋亦以此以助為藉則正在我矣家語曰在貧如客使臣如借是冉有之事也市廛而不

稅雖曰取之猶不取也且謂之稅則以其正不在是也其謂之廛則亦有義焉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皆可以縛人而利為甚謂之譏言于其徼時言也古者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後世為之厲禁然後能如此圭者潔也著卿以下潔白無玷而後可以祭祀石林葉氏曰稅者說取于民征者正取于民合而言之一也對而言之則稅止于布帛粟米而征則兼于力役者矣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

之征公田既借其力而市廛既征其貨故于粟米則不稅關既譏其異圭田既取其稅故于力役布帛則不征此孟子所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也然周公之時門關猶征而文王則不征者葢紂方虐民而文王寛以待之則不征所以趨時天下已治而周公制禮以定之則有征所以抑末然則門關有可征之時非所謂無征卿以下有圭田者所以勵其節在于力役布帛也非有可征之時故特曰無征圭田無征則士願

立于朝關譏而不征則商願行於路市廛而不稅則賈願藏于市藉而不稅則農願耕于野

新安朱氏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

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畆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盖又輕于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　又曰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盖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謂道

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　又曰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授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授百畝之田案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孟子說

廬陵胡氏曰周畿内用貢法謂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即為井田與畿外同亦助法矣周邦國用助法制公

田然畿外邦國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也是周畿内畿外通用貢助不皆如鄭說

夫發語辭圭潔也言卿大夫德行潔與之田也此不知何代法周則有征

清江劉氏曰關譏而不征謂羇旅士民也至於商猶征之

馬氏曰古之爲關將以禦暴至于周則門關有征所

以抑末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欲誘天下之游手者歸于農故閑民之治圭田者則無夫家之征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鄭氏曰用民之力謂治宮室城郭道渠田里皆受于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

孔氏曰此一經前明以殷法此則兼通周禮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案周

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田地里邑既受之于公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也

長樂陳氏曰起一人之徭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徭則千畝不舉先王知其如此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所以寛之也周官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則歲不過三日云者非周制也田里鄉

遂官之所頒不可以粥墓地墓大夫之所掌不可以請田里不粥則生者無相兼幷而民無憾于養生墓地不請則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于送死用民之力義也不過三日仁也頒之田里墓地仁也禁之以不粥不請義也事在於義則輔之以仁事在於仁則處之以義此所以為良法也

嚴陵方氏曰不過三日所以寛其力而民無徭役之苦矣周官豐年旬用三日則經所言蓋雖豐不得過

三日之制也田言野外所耕之地里言國中所居之地周官墓大夫掌凡墓地域令國民族葬則固不在所請矣請謂求之也

山陰陸氏曰郊特牲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據此用民之力唯冬一月而已周官曰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據此用民之力唯一旬而已故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石林葉氏曰民各有常業而又役不過三日所以休其力田里不粥所以定其居墓地不請所以寧其親此三代盛時仁行于天下如此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鄭氏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山川沮澤時四時觀寒煖燥濕也沮謂萊沛量地謂制井邑之處興事謂築邑廬宿市也凡使民寛其力饒其食

孔氏曰此一節論司空居民并任以事食之事司空執丈尺之度以量度于地居處于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鄭註寒煖謂四時燥濕謂山濕謂川與沮澤也草所生為萊水所生為沛鄭言沮謂萊沛有水草之處也量地遠近以制邑井為邑之處謂平原之地沃衍之所堪建邑井左傳所謂井衍沃也小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也興事謂築邑即

築城也又築廬宿及市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凡國家為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令使民之時雖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稟餼牲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曰食壯者之食

長樂陳氏曰居民山川沮澤所以辨地宜時四時所以候天氣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所以均民力書曰司

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如此而已司空事官也而度地居民者蓋四民各以其職分地而處然後造事則居民者正事之始也夫力出于下食出于上以下益上則不足以上益下則有餘故壯者任以老者之事所以寛其力此所謂事舉其中也老者食以壯者之稍所以豐其食此所謂施從其厚也周官之法上地之入可食九人而其家凖以七人與食壯者之食同意家雖七人而以三人為可任與任老者之事同

意

嚴陵方氏曰山川沮澤之異處則四時所至之氣不能無差故必候天時以察地利焉時則候其時之謂量地遠近將以制邑故也制邑則必興役事興役事則必任民力故繼言興事任力焉

山陰陸氏曰居民句斷山川沮澤言治沮澤準以山川之政若田二牧而當一井矣春秋傳曰度山川鳩藪澤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若納總納銍納秸服亦是

也

李氏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則舜所謂釐下土也然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則山澤莫不同也餘見下章

廬陵胡氏曰不役老者使民之壯者代任其事功雖代老者之役為輕而給壯者之糧則厚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

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鄭氏曰因天地寒煖燥濕者使其材藝堪地氣也異制謂其形象異俗謂其所好惡異齊謂其性情緩急異和謂香臭與鹹苦異制謂作務之用異宜謂旃裘與絺綌教謂禮義政謂刑禁

孔氏曰自此至曰譯一節論中國及四夷居處言語衣服飲食不同之事材謂氣性材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材藝使堪其地氣

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也剛柔輕重遲速有六鄭註唯云緩急者剛輕速緩總是急柔重遲總是緩大總唯二也人性不同亦有柔而速剛而遲者器械異制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粤之用鎛胡之用弓車器謂總用之器械謂兵器何休註公羊傳云攻守之器曰械俗謂民之風俗宜謂土地器物所宜言修此禮義教化當隨其風俗齊其政令施為當隨物之所宜也

長樂陳氏曰民之材猶木之材也木材之于地有宜有不宜民材之于居有安有不安善植木者順其所宜而不強其所不宜善居民者順其所安而不強其所不安此所以凡居民材必因天之寒煖地之燥濕也剛柔遲速異齊言其才也五味異和言其嗜也器械異制若粵鎛燕函秦盧胡弓車是也衣服異宜若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北國之人冠冕而裳是也人之所欲為俗俗之所安為宜先王觀民設教故脩其教

不易其俗因而為政故齊其政不易其宜葢教出于德性故脩之政係于法度故齊之脩其教齊其政人也不易其俗不易其宜天也

嚴陵方氏曰日南多暑日北多寒是天之寒煖不同也若高平曰陸下濕曰隰是地之燥濕不同也官民材者隨其小大而用之耳居民材者隨其强弱而處之焉谷虚而廣川流而大封域之制不同也民生其間者異俗若生于陵者安于陵長于水者安于水齊

讀如五齊之齊以剛柔輕重遲速雖則不齊然各有分焉故謂之齊也剛柔言其材輕重言其質遲速言其性凡此又不特言廣谷大川之間而已若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以其材之異齊故也丘陵之民專而長墳衍之民晳而瘠以其質之異齊故也大蒙之人信空同之人武以其性之異齊故也東南之方不火食西北之方不粒食則以五味異和故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若封于商墟者則啟

以商政疆以周索封于夏墟者則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之類是矣因俗然後有宜故于教言俗于政言宜此淺深之别也上兼言異齊異制異和此則止言俗與宜者别而言之雖有三者之異合而言之無非俗與宜故也

馬氏曰剛柔輕重遲速異齊此雖出于天抑亦地氣之使然也夫居則有寒煖燥濕之殊俗則有廣谷大川之異材則有剛柔輕重遲速之不一至于口之于

甘器之于用體之于安亦不可得而一五味者春宜酸夏宜苦秋宜辛冬宜鹹而調之以滑甘此五味之常也其曰異和者言其變也同器械先王之所務而異物則有所禁其曰異制者因其性有剛柔輕重而制之也同衣服先王之所務而異服則有所禁其曰異宜者因天地有寒煖燥濕而制之也教所以導民俗則因民之所欲也故修其教不易其俗不易其俗者不咈其所欲也政所以正民而宜者事得其義之

謂也故齊其政不易其宜夫唯修其教不易其俗故先王有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唯齊其政不易其宜故周官司徒有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也

李氏曰居民材以下此舜之所以别生分類也然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則遠近未嘗異以其釐下土故曰居民以其别生分類故曰居民材周禮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

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此其所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者也又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此其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也又曰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此所謂齊其政不易其宜也葢司徒辨其物司空任其事所以交相治也

石林葉氏曰寒煖燥濕天地之氣廣谷大川天地之

形有氣與形則生有豐瘠長短好惡習尚之異此所以修其教不易其俗也剛柔輕重遲速者民之性食味器械者民之用器用之便于俗亦不必同此所以齊其政不易其宜也所謂教者其屬有七具于天而自然者也父子有親兄弟有愛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賔客有禮其教成于人而使然也天雖有自然而成乎人者亦必使然故曰修其教所謂政者其屬有八所用以相養者也衣服有常飲

食有節事為有度異別有法度量有權數制有等上所用以防淫者也物之相養雖不可齊淫辟亦不可無禁故曰齊其政凡所以治中國而政教為詳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

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鄭氏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向然浴則同川卧則僢不火食地氣煖不為病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各自足也寄象鞮譯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

孔氏曰此以下總論四夷中國之異五方謂中國與

四夷也舉戎夷則蠻狄可知文身謂以丹青文飾其身雕題者雕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非唯雕額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身漢書地理志云越俗斷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東方南方皆近海故俱文身也趾足也言蠻卧時頭向外而足在内而相交故云交趾鄭註浴則同川卧則僢者言首在外而足相向内故典瑞註云僢而同邸不云被髮斷髮故也言有不火

食亦有火食者西方無絲麻唯食禽獸故衣皮東方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中國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是其用雖異各自充足也五方之民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寄者傳寄外内言語象者放像外内之言狄鞮知也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

譯者陳也陳說内外之言此通傳四方語官也東方
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
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
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
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
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註
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跛踵五
曰穿胷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𦟪脊西方曰戎者

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註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别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註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長樂陳氏曰先王以治治中國以不治治夷狄故于中國疆以周索則有教以道其志有政以齊其行于

夷狄疆以戎索則立之寄象鞮譯而已是雖所治之詳略不同至于順其所安而不强其所不安則一也夷言其易蠻言其慢戎則好兵狄則善守東南之地卑而蛟龍種焉故俗之所尚者文身雕題西北之地高而鳥獸羣焉故俗之所尚者衣皮羽毛凡此不特其所尚而已亦寒煖之勢異也寄象鞮譯在周官所謂象胥是也達其志通其欲在象胥所謂協其言辭傳之是也寄言其寓于此象言其像于彼鞮言其屨

譯言其語凡此皆互見也周穀師旄人鞮鞻氏敎四方之樂其名官或以其所服或以其所執或以其所履與此同意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同之人武則四方之人未嘗不善而聖人命之以夷蠻戎狄者仁智信武其性也夷蠻戎狄其習也荀卿曰於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然也

嚴陵方氏曰推言往來之相推移言彼此之相移以

其皆有性故不可推移性即上文云是矣夷以其易而無文蠻以其小而有屬戎以其剛狄以其勇于題曰雕于身曰文互言之耳安居若所居異俗是矣和味若五味異和是矣宜服若衣服異宜是矣備器若器械異制是矣利用言所利之用謂居山不以魚鼈為禮居澤不以鹿豕為禮是矣

馬氏曰性受于天則同而中國戎夷有若天地之降者抑亦地氣之使然也東者陽氣之發而南者陽氣

之所積蓋陽之氣熱有可不火食者矣西者隂氣之發而北者隂氣之所積蓋隂主乎殺而五穀不生有可不粒食者矣雕題交趾蓋蔽其所習而不以為恥則餘亦若是而已志欲者言語之藴言語者志欲之寓達其志通其欲必在于言語之際故古者有道言語之官謂之寄象鞮譯説者以東南之地近可以致其詳西北之地逺可以致其略此説是也

山隂陸氏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橘踰淮

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物固有之人亦宜然寄以黙而寓之為義譯以來而譯之為義象禮也所謂象胥是已狄鞮樂也所謂鞮鞻氏是已

李氏曰凡人之魂氣生于天故天得以變其性南方之強寬柔以教北方之強衽金革而不厭是也體魄成于地故地得以化其形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丘陵之民專而長墳衍之民晳而瘠原隰之民豐肉而痺是也以其性之不同故剛柔輕重遲

速異齊五味異和以其形之不同故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以其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故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以其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故先王齊其政不易其宜葢聖人之所以同人者在乎類族辨物使下觀而化者在乎省方觀民設教而已天下之法自堯至周而後大備故治夷狄之道略于堯而詳于周堯典宅嵎夷安之以道也舜則非唯安之也必有德以服之故曰蠻夷率服夏則非唯服之也必有

敎以及之故曰朔南曁聲敎𣪊則非唯及矣必有法以制之故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周則非唯制之也必有政以治之故曰合方氏之職掌通其材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鄭氏曰興學立小學大學

孔氏曰此一節論居民與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尊君立學之事食得其節事得其時民樂悅事務勉勵立功尊君親上如此然後可得興學民富而可教也

長樂劉氏曰公侯等爵邑之大小而畫地以制其封域有地廣而民稀者其土瘠也有地狹而民稠者其土膏也封域雖等而賦入不侔夫井雖均而田萊不一必使萬民安宅而凶旱有以自周諸侯撫封而禮

樂有以自備者司空度地必參相得而後能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于民居之然後養之養之然後教之量地制邑以至必參相得者居之也無曠土以至尊君親上者養之也然後興學教之也葢人之生莫不有親親長長之良心矣養其良心而不陷溺之則由其親親以至于親上由其長長以至于尊君則尊君親上天地之道也然後興學裁成天地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量猶龠合升斗斛五量之所量以量其

多少度猶分寸尺丈引五度之所度以度其長短故多少足以知其所容長短足以知其所至故于制邑之地曰量于居民之地曰度然邑制之所容莫非民民居之所至莫非邑則邑亦可言度居亦可言量矣兩之為並三之為參地也民也長短多少不可相失也無曠土則地無遺利無游民則人無遺力曠言虚而無墾闢之功游言散而無興作之業也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急之務居民之道亦期其如

此而已故效至於民咸安其居也樂事則不至于勞苦勸功則不由于勉強尊君則為臣者有遜志親上則在下者無離心上則不止于君凡在已上者皆是也教不可一日廢必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者則以至此然後教學之道可致其詳故也且禮樂之教豈一日之所可無哉然制作必在于治定功成之後者亦此之意

馬氏曰邑所以容民民所以治邑故凡居民量地以

制邑益邑大而民少則有曠土之患邑小而民多則養有所不足而有游民之患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者欲其無曠土無游民之患故也

李氏曰于制邑必量地之多寡者益又將以制其地域也于居民言度其長短者益又將以室數制之也不量地以制邑則田或多而民力有不足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言田夫治之不勝而莠生之也不度地以居民則宅或狹而民力為有餘詩云十畝之間

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言桑者多而民有無桑以采者也故必在乎地邑民居之參相得也地邑民居之參相得則田雖大農有以致其力而多穫詩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是也桑雖無餘而婦得以治于時詩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是也

講義曰居民之道要必有法邑有小大多寡之數或方六七十與夫百里之邑當量其小大而制之也地

有山林川澤原隰之異或居于山或居于澤或居原隰當量其地之宜而使居之也地邑民居相參而得所然後為相得無曠土者欲盡地利而田野墾闢也無游民者欲民各安業而無游惰也食必有節不必珍異事必以時無後時之失如是則民安其居樂其事赴其功仰事俯育養生喪死可以無憾豈不知尊其君親其上哉唯知尊君親上乃能知禮義廉恥在上者可興學校以教之也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弟之義亦此意

黄氏曰民恥于無功之食而俎豆牲牢各知其分殺害有時則食節之義也庶人既知貴農皆趨三時之務則事時之義也上下有節然後謹庠序之教化之以孝弟鄉遂推賢讓齒則太平之道興焉

横渠張氏曰樂事樂稼穡力役之事勸功功利也此以國俗而言果能如是則自事學矣何必云然後興學大抵有民即有學家有庠遂有序豈可無之

臨川王氏曰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禮乎曰學者先王之所以教有教然後使人能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教成然後立學以非先王之法也孔子謂富而後教之者民窘于衣食固不可驅而之善也故富之者王道之始雖然所以教者未嘗待民以大富足之後乃始興之也隨其力之厚薄勢之緩急而為之禮皆所以教之也教不可以一日廢則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也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鄭氏曰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

孔氏曰自此至曰進士一節論司徒脩禮明教上賢絀惡教學升進之事六禮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所稟之性有剛柔輕重遲速恐其失中故以六禮節之七教即父子一兄弟二夫婦三君臣四

長幼五朋友六賓客七也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八政一曰飲食二曰衣服三曰事為四曰異别五曰度六曰量七曰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過之失貴賤同者故不云民道履蹈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敬孝之意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意逮及之不足則孤獨

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奬有德簡去不肖所以絀退惡人

長樂陳氏曰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一道德所謂教思無窮也養耆老恤孤獨所謂容保民無疆也有以教之又有以容保之然後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亦不變而後賞罰可言之意也賢者德之名德者賢之實惡者不肖之實不肖者惡之名名出于行實係于心由其名以察其實由其行以原其心故尚之

而後崇簡之而後繼也

嚴陵方氏曰禮惡乎壞則六禮其可以不修教惡乎隱則七教其可以不明性非禮以節之則易以流故修六禮以節民性德非教以興之則易以廢故明七教以興民德政以正之其可以差忒乎則八政在乎齊矣道者人所共由德者人所同得其可以二乎則道德在乎一矣齊八政所以使之無過行故曰防淫一道德所以使之無異習故曰同俗養耆老則推愛親

之心于是為至恤孤獨則損有餘之心無所不及且六十曰耆七十曰老耆老在所養則耄期固可知矣無父曰孤無子曰獨孤獨在所恤則鰥寡固可知矣賢者難于進故上之不肖者惡其雜故簡之六禮

七教八政解見篇末

李氏曰善教得民心故教民謂之司徒六禮冠鄉嘉禮也喪凶禮祭吉禮也相見賓禮也周官宗伯掌禮之在上者則有軍禮而冠昏鄉其禮同故五禮此言

禮之在民者則冠昏鄉其事異而無軍禮故有六禮七教舜命司徒則曰五品不遜五教在寛穆王命司徒則曰敷五典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莫不有常故曰五典五者莫不有等故曰五品父子教之有親君臣教之有義夫婦教之有别長幼教之有序朋友教之有信故曰五教分而言之則父子兄弟其道同而兄弟主于親朋友賔客其事同而賔客主于禮故有七教由七教而詳言之則周官司徒所掌

十二教是也八政周官司徒辨其貴賤老幼而有飲食之禁令則政之在飲食也以本俗六安萬民而終于同衣服則政之在衣服也頒職事以登萬民曰學藝曰世事則所謂事為也以土宜之法相民宅而知其利害則所謂異別也以度教節則所謂度也以儀辨等則所謂制也節必有量等必有數夫禮始于冠本于昏成于喪祭和于鄉射故六禮以冠昏喪祭鄉相見為序教于內而至于外父子兄弟夫婦教之在

內者也君臣長幼朋友賓客教之在外者也故七教以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為序政本于民而制于上飲食衣服事為異别因民而立制者也度量數制自上以節下者也故八政以飲食衣服事為異别度量數制為序禮所以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故曰節民性教所以告之天人之道故曰興民德政所以正之故曰防淫民之性無非天也故六禮曰脩脩言有所因也人之徳無非自得也故七教曰明

明者言有所本也淫者出于民之欲也故八政曰齊
齊者有以制其過差也周官宗伯掌禮司馬掌政葢
所謂國禮國政也故司馬之職未嘗有治萬民之政
而宗伯之禮不設于象魏也鄉師三歲察辭大行人
六歲協辭竒衺者有禁造言者有刑所以一道德也
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所以
養耆老也鰥寡孤獨者皆有常餼所以恤孤獨也以
賢制爵所以尚賢也有不孝不睦不婣之刑以糾不

仁有不弟不任不卹之刑以懲不義所以簡不肖也先王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所以安民也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所以擾萬民也有賢可以尚則教之成也先王之法至于簡不肖則備矣

石林葉氏曰禮者人所體以示于外天所作以具于内故以節民性教者上所以勉于下下所以得于巳故以興民德政者率人以身而格其不正故以防淫

道出于命德出于性人所備有故以同俗雖然莫非道也而道有邪正莫非德也而德有吉凶一之而後異言者不作異行者不容而風俗同于天下道德一風俗同亦未始不先以政衣服器械不法則奢度量數制不同則偽齊之而後奇器異服者息淫聲邪志者懼而禁令行于天下淫邪止禁令行未始不先以教故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賔主信之於朋友命也有性焉明之而後閨門肅朝廷正鄉黨和

庠序勸而後教化被乎天下教化行而民徳興亦未始不先之以禮故始于冠而人道立本于昏而人倫正重于喪祭而親親之恩著達于鄉相見而齒位定恩意合此道徳之原所自出而本末先後之理也雖然司徒所掌者邦教而宗伯所掌者邦禮此先禮而後教則疑于侵官揚子言道以道之而終至于禮以體之此先禮而後道則疑于無序何也葢宗伯所掌者禮之文而司徒所掌者禮之本故周官因民之常

而施十有二教馬率皆言禮而宗伯所掌者或五或十二皆所以趨時之緩急以為詳略不同也

廬陵胡氏曰從司徒修六禮至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是司徒教事自命鄉論秀士至下造士皆崇德也自命鄉簡不帥教至終身不齒皆糾惡也

禮記集說卷三十二